

零经验！零经费！史上滑雪到南极人数最多、最国际化的女性探险队！

没有不可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

CALL OF THE WHITE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带着世界去南极

1个面临破产，却自认幸运的女子+1台破电脑+1个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南极之旅
这三者的组合真真切切地实现了，从此改写了8个女人的人生轨迹。

【英】费利西蒂·艾斯顿（FILICITY ASTON）▪著
刘颖▪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014038891

N816.61-49

05

CALL OF THE WHITE T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带着世界去南极



【英】费利西蒂·艾斯顿 (FILICITY ASTON) • 著
刘 颖 • 译

N816.61-49

05



北航

C172706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着世界去南极 / (英) 费利西蒂·艾斯顿著; 刘颖译.

-- 北京 :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6

书名原文: The call of the white

ISBN 978-7-5158-0868-0

I . ①带… II . ①费… ②刘… III . ①南极 - 探险 -

普及读物 IV . ①N816.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45450 号

CALL OF THE WHITE © 2011 by FELICITY ASTON

Each copy of the Works shall carry the following legend, to appear on the same page as the copyr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mmersdale Publishers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Summersdale Publishers Ltd. 授权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
本书中的任何部分。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2441号

带着世界去南极

CALL OF THE WHITE

作 者: 【英】费利西蒂·艾斯顿

译 者: 刘 颖

出 品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胡小英 邵桃炜

封面设计: 周 源

责任审读: 郭敬梅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195千字

印 张: 16.5

插 页: 8面

书 号: ISBN 978-7-5158-0868-0

定 价: 45.00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
19-20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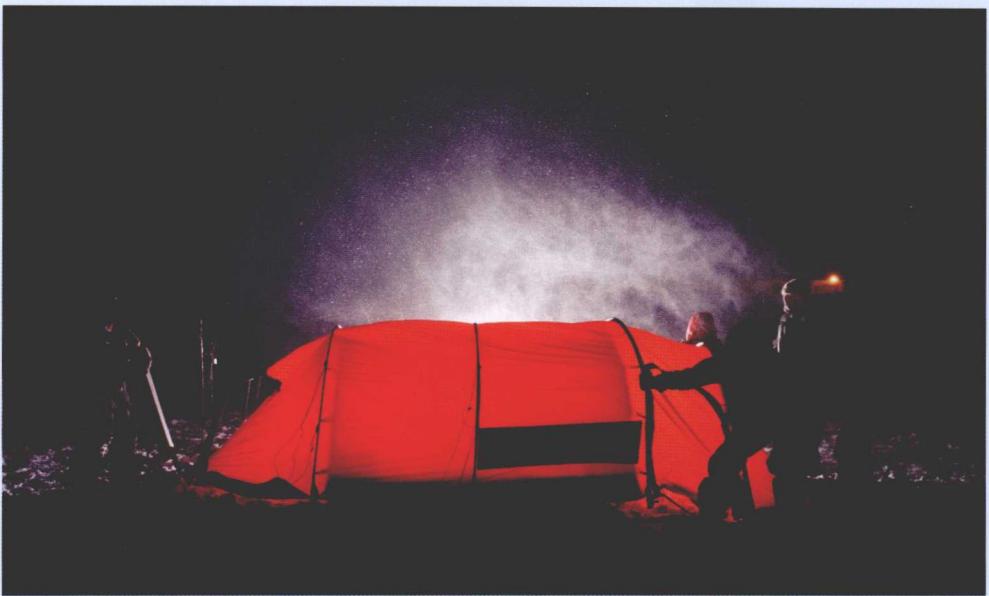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从800多名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最初的团队成员。在挪威的集训是她们将要面对的第一次冬季极端环境考验。（照片由罗伯特·霍灵沃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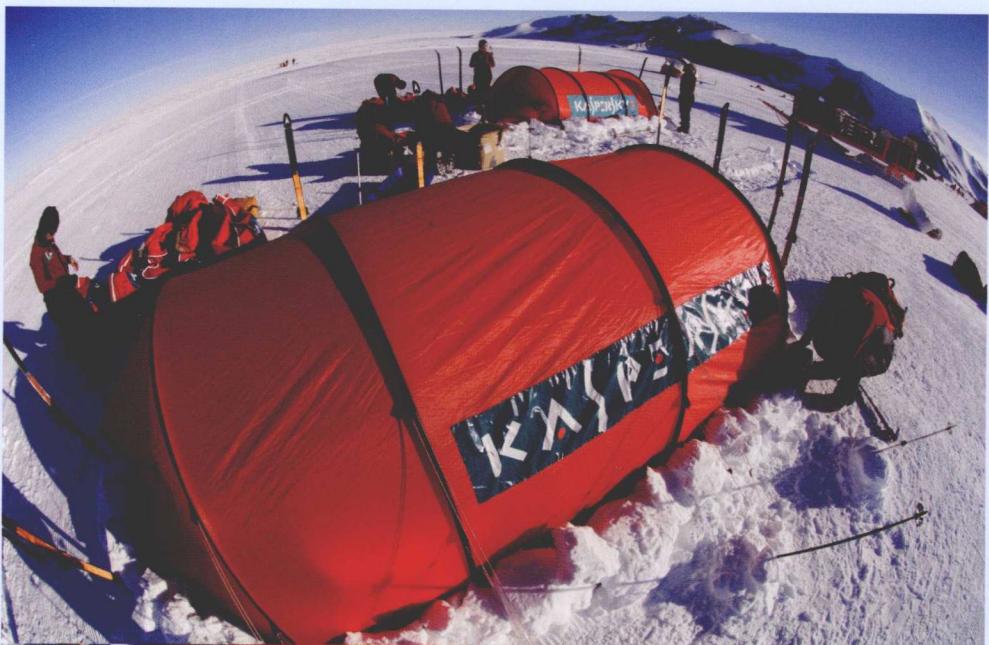
巴巴拉，来自加纳，很享受地在暴雪后零下20摄氏度的露营里过夜。（照片由罗伯特·霍灵沃茨提供）



费利西蒂（站在最右边）正在教志愿者如何在暴风雪中固定帐篷。（照片由罗伯特·霍灵沃茨提供）



探险队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前的合影。左起：艾拉，瑞娜，费利西蒂，芭芭拉，金姆·玛利亚，查美乐，索菲亚和史蒂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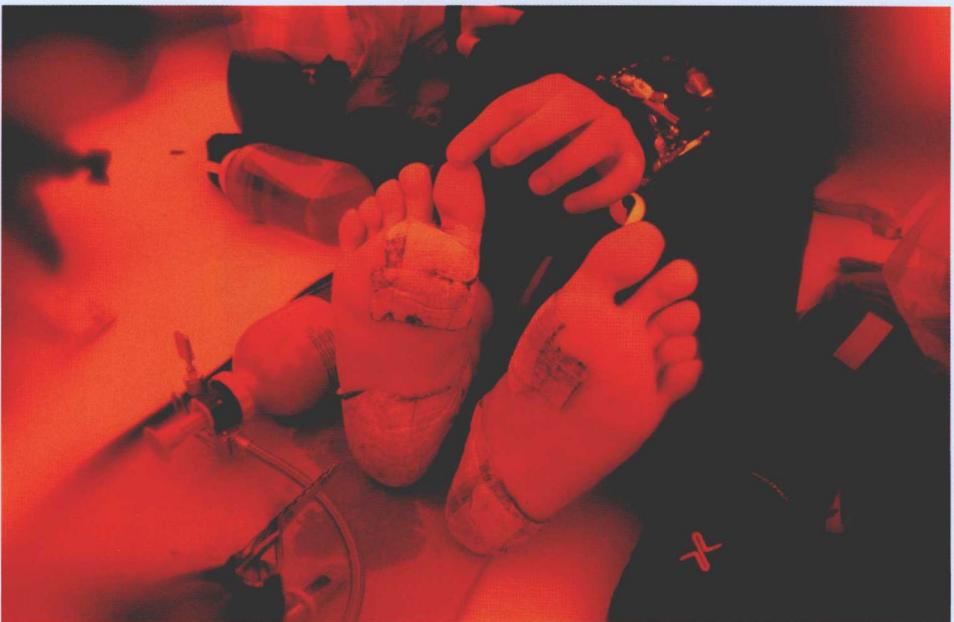
在南极洲第一次搭帐篷，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卡巴斯基帐篷”。（照片由罗伯特·霍灵沃茨提供）



金姆·玛利亚发现脸上的水疱将要变成冻疮，将超大号的创可贴粘在脸上。



探险队到达补给站后的合影，你可以在冰雪下隐约看到红色补给袋。从左至右分别为：瑞娜，索菲亚，凯莉，费利西蒂，史蒂芬，海伦和艾拉。



史蒂芬用帐篷里的火炉温暖自己的伤脚。



在冰原上前行。



瑞娜和由自己的呼吸制造出来的冰柱合影。



我们一起向南极点进发，即将到达终点，却忘记先将雪橇从脚上摘掉。



有史以来到达南极点最庞大的女性国际探险队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索菲亚，凯莉，艾拉，费利西蒂，瑞娜，史蒂芬。

序 言

横扫落水

我猛地睁开眼睛，看到头顶上的帐篷已被狂风吹得倾斜不已。脆弱的面料支撑的庇护所就像一叶失去帆的轻舟在飓风中无助地扭动。整个帐篷似乎时刻准备在暴风雨中爆炸，风从各个方向愤怒地撕扯着帐篷，仿佛无法容忍这小小避难所的存在，誓要将其毁灭。我躺在剧烈摇摆的帐篷内无法入眠。风的呼啸声，充满了我的大脑，我只能想到这些，没有其他。

突然，事情发生了变化。帐篷的一边听起来特别嘈杂。仿佛有什么东西变得松散了，我不由自主地拉紧睡袋，紧张地凝视周围，仿佛看到远处帐篷的一角向里鼓起。支撑帐篷的其中一条牵拉绳突然断开，虽然并无大碍，虚惊一场，但我担心其他的绑绳能否支撑帐篷不会倒下。

在南极，一个帐篷不仅是一个避难所，更是一条生命线。没有帐篷的保护，一个人不可能在户外生存下来。我从睡袋中钻出来，希望能找到用来固定帐篷的现成材料。胳膊伸进羽绒夹克的袖子，脚伸进鞋里，当皮肤触到冰冷的衬衣的那一刹那我不自觉地颤抖起

序
言
横
扫
落
水





来。我旁边蜷缩着的同伴们都深深地把自己埋进睡袋里。我能感觉到在这暴风雨的洗礼中大家都醒着，没人能睡着。但是没人愿意动一动，只有我钻出了帐篷。

我强迫自己蹒跚地挪到帐篷外边，在大风中站稳脚步。终于在风中固定好支架，狂风似乎停滞在这里，让我感觉到无比的压抑。我环视着皎洁明亮的南极夜晚，被这刺眼的白雪晃得睁不开眼睛。我被一缕耀眼之光所吸引，那是无瑕的冰雪反射的阳光。南极在夏季是没有黑夜的，反而艳阳高照，太阳绝不会低于地平线。虽然阳光明媚，人却仍然感到相当冷。我用手挡着自己像火烧般刺痛的脸，以保护暴露在外的皮肤。

我们决定把帐篷和一个探险队搭在一起，几百米以外就是他们无数坚固的帐群和用于后勤保障的集装箱。这个探险队将要穿过南极延伸至南美。一个个小帐篷排成长长的队列，好似用自身在丈量大地的长度。我扫视着这支长长的“队伍”，远远望去，这些帐篷似乎变成了云。

我们是提前一天从智利出发，乘坐一架没有窗户的大型货机，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到达这个营地的。我打算待在营地先适应几天，然后通过一个小型滑雪机飞到南极海岸，并在那里开始我们远征南极的计划。

不断翻卷回旋的云好似白色的沙尘暴一般汹涌着，风贪婪地吸食着越来越多的冰雪，透过帐篷，海啸般地朝我翻涌过来。

汹涌的风夹带着冰砸向我的后背，后背顿时肿了几个大包。就在“海啸”临近我的最后一秒，我迅速转过身蹲下来，趴在地上。肆虐的飓风平息后，我站起来，看到远处另一轮夹杂着冰的飓风正以几十米的速度上升着，冰在飓风的作用下发出了好似低空盘旋的

军事喷气机般的轰鸣。我的身体对噪声做出了本能反应，所有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每一个感官都充满警觉，这使我感到万分痛苦。短短几分钟之内，风暴就又降临到我的身旁，我再一次蹲在雪地中，迷失在猛烈的暴风和喷射着冰块的旋涡之中，仅仅几秒钟，我就感到呼吸困难，仿佛置身于水底。

我们的两顶轻型帐篷已经被南极的暴风轻而易举地掀翻了。我发现牵拉绳和锚栓也被深深地埋在雪中，在狂风的冲击下，靴子周围的雪沫坚硬如冰。刚刚修复好的帐篷就像被激怒的狂风，嘶吼着，更加戏剧性的是，它的怒吼似乎不是来自外面，而是从帐篷之内发出的。在风暴的间歇，我把积雪铲到帐篷的一边，不一会儿就堆起了高高的雪堆，尽管如此，我们的帐篷依然受到风雪的威胁。帐篷的震动使覆盖在上面的积雪掉落下来，当我拼命地把雪铲到一块空地时，另一块又掉了下来，使我应接不暇。我召唤帐篷里的队友前来帮忙。一个体态丰满的队友刚刚站在门口，另一阵风暴就像冲击波一般横扫而来，我来不及解释，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在风中打了个旋，逆风蹲在雪地上，随后，雪块愤怒地向我们席卷而来。

阵风过后，我走进帐内，向其他队员发出警告，我们已经看到风暴即将包围我们的帐篷，帐篷很快就会从两边向中间塌陷，所有材料将会像降落伞一样落下来。我们抓着帐杆仓促地爬出帐外，试图在暴风雪中找到吹落的支撑物，但是已经太晚了，一阵风将帐篷撕开一个锯齿状的伤口，眼前满是断裂的帐杆，散落的扳手，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的避难所就这样被撕得粉碎。

我们很快分拣出破碎的帐杆，以防任何进一步的损失，但即便我们如此挣扎，依然可以看到帐篷破坏的程度，没有人敢想象后果的严重性。我们不能没有帐篷，因此必须修理好损坏的地方。然而修复材料是有限的，我怀疑我们能否拼凑齐所有破损的面料和断



序
言
横
扫
落
水



T 带着世界去南极 aking the World to the South Pole

杆。即使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找到足够的胶和零件，还是需要足够可靠而且精力充沛的修理工，才能恢复我们赖以依靠的帐篷。毫无疑问，在探险之初，设备的损坏很可能会让我们置身危险之中。我觉得自己的内脏在收紧，面无血色，我充分意识到，在我们的帐篷倒塌后而没有一个合适的替换帐篷之前，探险不可能开始。甚至可以说，在开始之前，探险就已经结束。

我将，不去中止或停止。中看在做些娱乐活动上消耗时间，我太老练了，风刀冰剑总令我感到莫名其妙。水流湍急，长着许多高大的灌木丛，人质而，班长白头是不予以任何的干涉，只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吾娘儿会一不，我一叫东，他多管皆空，你叫西，我叫南，叫出声的。气流汹涌从后受到猛烈的冲压，山脚下的一片雪地都融化了，虽然一连串的冰块在命悬一线，齐扛手中雪斧始而，于某处得此寒流冲入而至，其势如狂风，一浪，口口田，故而恨天力相照平才快个一，打哪来馆火中风，我便袖之手舞足一，还缺板不求第二，未而改叫你一快市来，未而梦市口舞向此深林牙膏，且想，且奈何，全幅只盛，这个下枝，怪奇至已归，吾留出来是，遇叶其制，内物生虫，吾去风初，吾行，卓然川中，尚宜两从，勿失勿忘，最末的计走则三者俱入后，从逃出魂此始给升明曾为而好，未下表有一名，却知合掌，长者治身而一，广领大德已录可，皮囊夹研客入洋时，中意房将日雨，欲弃，手足而莫措，待我拍冬寒身前顾，山微始对舌张个一式，

。每件事物的半文结账半数内的毛毛的小道一，明日，六局印走一匹高士，我那的有数比古代的深山，古是是城人首的，良辰的不期而加，吾事以不私，外，其故也，通通禁，长者而小是子想，是心，多为食饭却不知。到家，我见果，而，这林间中，落海青，深夜寒东，山高水长，如烟，林寒涧凄清而

CONTENTS



目录

第1章

招兵买马

/ 001 /

第2章

什么是滑雪

/ 021 /

第3章

宠物长臂猿

/ 043 /

第4章

筹经费，办签证，难于上青天

/ 059 /

第5章

背包和雪地靴

/ 075 /

第6章
第九名队员

/ 095 /

第7章
试炼

/ 115 /

第8章
大风暴

/ 135 /

第9章
路易·威登“方便包”

/ 159 /

第10章
互相指责

/ 183 /

第11章
雪脊之地

/ 205 /

第12章
最后的征途

/ 229 /

尾声
雪波的涟漪

/ 249 /

第一章

招兵买马

我站在伦敦市中心交通岛中部的人行横道上，人们从我身边穿行而过。在这下着小雨的清晨，我穿上漂亮的西装赶往办公室。没有人知道，就在前一天，我还在挪威中部，挤在潮湿的军用帐篷的冰冷角落里。简直不能相信，之前两周我的世界完全就是漫天飞雪，却还在教别人如何忍受刺骨的寒冷。

我沿着格洛斯特路走进了位于温斯顿·丘吉尔纪念碑旁的大厦，我坐在四个非常严肃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想带领一支八名妇女组成的队伍穿越整个英联邦，到南极去。

在这个团队里没有经验丰富的探险者，也没有老练的极地探险专家，有的只是平凡的女性，她们希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在英国，信托中心每年都会将大量捐款赠给那些愿意为世界生态研究而去考察的志愿者们。但我的探险计划却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因为，我们的南极洲探险并非主要的资助项目。然而，我还是提出希望他们负担我到8个联邦成员国面试的费用，以便物色到合适的探险队员，组成探险队。在找到主要的赞助商之前，我需要一笔能在初





期助我一臂之力的投资。

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通常我都是信心满满的，但这次我感到很紧张，毕竟我要让这么多陌生的审议员都支持我这个疯狂的想法，确实是太难了。其中有一个小组成员对我说，他是英联邦问题事务方面的专家，然后就陷入了沉默。他认为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审议小组支持我。审议小组的主席们也这么认为，他们的问题让我难以回答。他们很担心我的探险计划将无法给赞助商或其他赞助组织带来他们希望得到的成果。我的计划中必须要涉及一些能够给赞助商带去实际利益的探险项目。我尽力打消他们的疑虑，这在初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使一切变成可能。

20分钟后，我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努力平复我的沮丧。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我参加过很多申请赠款的面试答辩。但这次，出于本能，我已经能预料到结果了。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却没有从她那里得到我想要的同情。“你总是做这样的事情，”她在电话中叹了口气，“再过几周，问题就会解决的。”我放下电话，心情备感失落，这都是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别人才是真正的掌控者。

那天晚上我飞回挪威，重新做回教练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沉浸于练习拉雪橇、钻研如何使用帐篷、运用破冰钻。不幸的是，开放的旷野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幽闭恐怖的地方。鹅毛般的大雪向我袭来，我不得不时刻戴着护目镜，穿上带领帽的夹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被一个大茧包裹着。在那段日子里，我努力提高自己的滑雪技巧，仔细考虑着我的计划。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来自赞助方的拒绝很可能就是我的远征计划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我必须战胜。如果这次远征真的是我的理想，那它就是值得追求的，我必须有足够的内心，敢于接受所有的挫折。即使没有得到宝贵的资